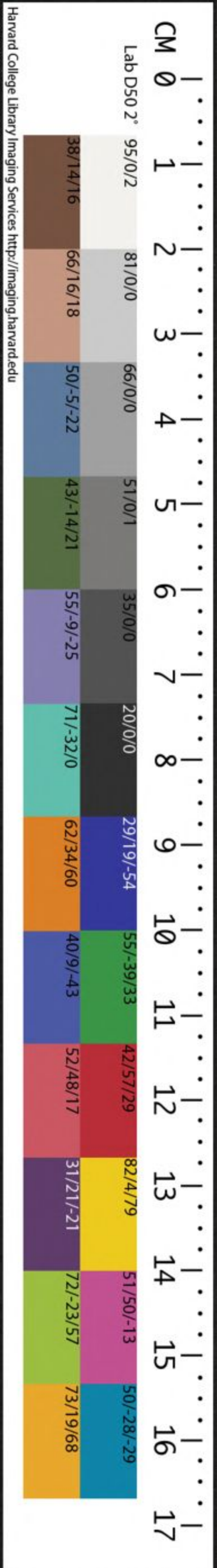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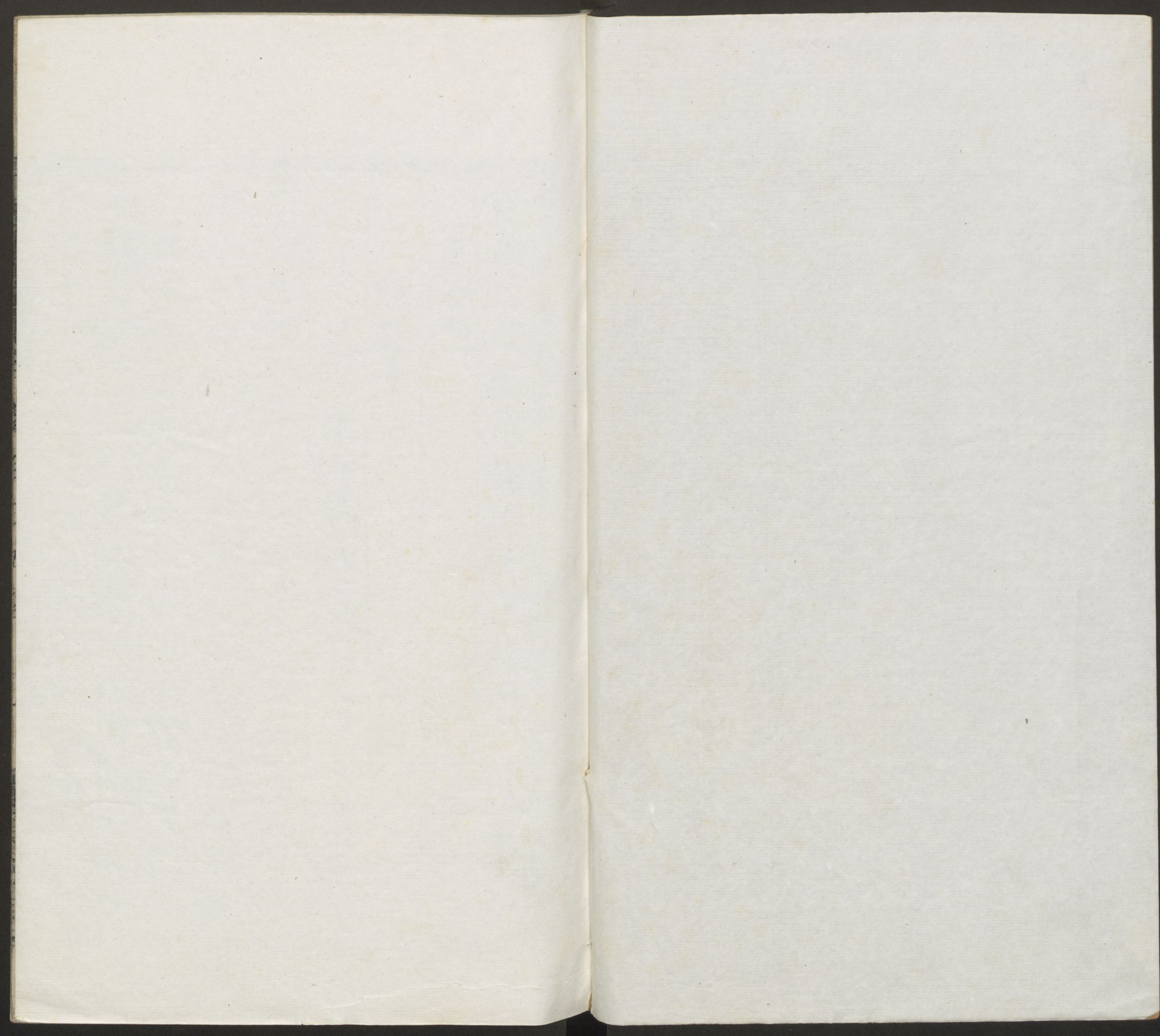


T 4664.5 / 483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8 194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二十九

邊防門

遼夏十一

乞以棄地易被虜之人

范純

臣自元豐元年任陝西路經略使司通判

與之時至七年乃得還故於陝西尋

升始末昨蒙除授全任赴任自為願

期觀景狀乞止數言

子惟慶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三十九

邊防門

遼夏十一

乞以棄地易被虜之人

范純粹

臣自元豐元年在陝西路備負監司適當軍興之時至七年乃得還朝故於陝西邊事粗知始末昨蒙除授今任赴官過關雖蒙特許朝覲累狀乞上殿奏稟職事尋准樞密院劄子催發出門故欲敷奏職事了不獲陳今既



到任身遠朝廷須至披露論析仰黷聖聽切
以西夏之國効順歲久邊隅無事夷夏晏然
抵因种諤沈括數輩希功造事欺罔朝廷以
謂夏國失勢衆怨親叛無甚勞費席卷可平
或請覆巢長驅或請進築開詔致朝廷大舉
戈甲諸路並興固嘗長驅而無功亦已進築
而失利衆說並試一無所成徒致關輔瘡痍
公私困弊百姓流徙國兵殘耗雖諸路各有
收復故砦廢州多非中國所利之地深在虜

境躬爲興脩橫添兵屯倍置器械加費金幣
益耗芻糧盡關輔公私之力曾不足以自支
故日煩朝廷自內應副而邊防釁隙日在可
憂彼夏國者深沉自居未即報應蓋亦以頻
年應敵部族疲勞橫山之人失業良久勢力
未復舉動良難故但比時以來數數遣使跡
如効順實乃有謀外則不議土疆內則不修
常貢旣形欺我之計又爲自資之謀臣聞累
番使人貨販滋廣通約所得不減三數百萬

其自資之謀亦可見矣諸路軍兵經累次凋
瘵之餘雖將招填略充舊數而新人眇小未
堪戰鬪朝廷但知兵籍數目而未知士卒之
氣全未振奮臣未測朝廷謀畫所向但見近
降朝旨應因軍興增置兵將官吏及添戍軍
兵並已抽還外議以謂朝廷晏然自以爲無
事人切憂之則其款我之計亦已行矣常貢
未脩彼所以言邊事之未竟也疆土不議彼
所以爲將來舉事之端也理勢灼然無可疑

者然則邊防大事未見成畫臣恐歲月滋久
彼力漸全待草豐穀實之秋當弓勁馬肥之
際稱兵有請暴肆跳梁倉卒之間何以遣應
若臨時欲議許可則國體有傷若至期復舉
于戈則生靈被害唯編戶之方困豈再籍之
能堪臣心之憂言有不忍臣昨者旣不得奏
稟聖筭尋曾往見執政大臣語此邊事雖所
慮亦或切至而爲謀未知所從如臣之愚亦
何敢以此自任唯是思慮所得參訪羣言不

取內有所懷願陳其說臣切以謂諸路所取
夏人之地固未足繫彼國存亡之機而彼之
所以乘困而必爭者蓋以謂日侵月削而不
敢校則小國之勢在所可憂故自保之計不
得不然一國共謀豈不及此由是推之乃知
必爭之地未弃則邊釁無時而可除也夫中
國者禮義之所自出也今彼之與我必爭者
顧禮義當如何耳臣竊觀近時之論邊事者
獨以謂彼既困急無所能爲加以數年可期

柔服臣竊以謂不然彼所以嘿嘿自處未有
所請但謂自全之計者乃所養銳待時也是
豈終困之理哉謂新地自興復以來糜耗鉅
萬斥弃爲難殊不思前日之已費者不足復
追而它日之可費者尚未救也臣伏觀

陛下即位以來累降德音凡聚斂培積之令
有害民生者悉行蠲除四海兆民懽呼愛戴
蒙被聖澤可謂盛矣臣竊思念天下之費莫
大於饋邊若邊事未有措置他日一有調度

帝藏空虛無以取濟則聚斂揚民之令恐不能輒已此又不可不慮者也臣願陛下靜占往鑒斷自聖心因彼遣使再三而未有所請之時乘彼詞理恭順而姦謀未露之日特降詔旨槩述先帝所以問罪之意具道秉常所以復國之由嘉其忠蓋之誠諭以逆順之理趣令先以前後戰陣虜陷官負使臣將吏丁夫悉歸朝廷其所削之地並從給賜如此則邊釁可期於止息生靈有望於安全亦

足使四夷知朝廷前日興師之意在于拯患問罪而不在乎疆土之利也中國陷寇之人又知朝廷愛人而不愛地也神功偉績可謂難名臣非不知危言異議自速禍悔伏念不獨守邊之職理當建明重以事君之方義無可避臣於先帝臨御之日數論邊事屢竭迂濇伏蒙先帝曲賜優容每有楯可非敢獨於此日驟爲首尾異同之論古人有言曰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取予之間正在今

日伏望 陛下察臣誠在憂國志切愛君以
臣今言少關聖慮如其粗有可採即乞宣付
三省樞密院令大臣共議事貴機速伏乞早
賜處決庶不為朝廷異時之患則天下幸甚
傳曰事君有犯無隱臣則無隱矣其如位卑
言高妄議朝廷機政實犯天憲不敢以誅竄
自逃

貼黃臣頃者或聞北虜曾有文字到朝
廷請勾下西邊兵馬臣昨充北朝國信

使日其接伴虜使嘗語及夏國之事亦
云曾有文字教南朝罷兵臣是時隨宜
應對尋具奏聞臣以謂西北唇齒之國
萬一北虜狡慢或一日又以夏國所失
疆土為言即朝廷至時却已難為處決
今日機會恐不可忽此臣所謂事貴機
速者也

貼黃臣切見所得西夏舊城堡砦如何
東路葭蘆長堡廊延路米脂義合浮圖

環慶路安疆等寨皆係深在賊疆於漢
界地利形勢略無所利而所費芻糧皆
是倍價計置及歲歲勞煩稅戶遠入輸
納至于運致錢幣器械置官遣戍一一
艱苦今日若行片葉委是並無闕害唯
是鄜延路塞門一寨係當中路之衝平
川廣闊去帥府地里甚近別無地利控
扼之險自得塞門增遠四十餘里可為
中路屏蔽粗為邊防之利兼此塞門一

寨舊是漢城奔陷以來年歲未遠似與
其餘城寨利害有殊朝廷若議存守則
理或有名更係朝廷裁決所有蘭會之
地耗蠹尤深如聞朝廷已遣使相視勘

會更不敢縷細開陳元祐元年三月上

還夏人侵地同知樞密院范純仁請以

地易陷蕃生口純粹守慶州上此奏將

月二府議定詔夏人當議除元係中國舊

吏兵吏送歸中國當議除元係中國舊

畫及順漢西蕃土境外委邊臣商量分

詔求樂陷沒人口送還到日依數交割支

有死亡如新來送還到日依數交割支

與賞給賜十月純粹奏夏人以永樂人口百
五十五人欲以十一月十日界首交
還却用同日受領四寨乞許令將棄地
內人口官物遷移般運於交
送人口日前畢事並依所乞

論息兵棄地

韓維

臣竊見先帝時大興甲兵西討夏國始以
問罪為名既亦收其土地遂致夏人有辭違
失恭順夷狄之俗以不報仇怨為恥今其國
力漸復必來攻取故地若不幸復為奪去則
先帝累年勞師所得一旦失之已為可恥若

興師攻戰則邊隙自此復開兵連禍結未有
已時臣切思兵之不可不息者三地之不可
不棄者五請為陛下陳之伏惟皇帝睿
秋尚富太皇太后深處九重豈嘗習聞軍
旅之事萬一寇兵犯寨調發兵應接不暇或
恐震驚上心焦勞聖慮此兵之不可不息一
也自靈州之役求樂之敗關陝之力凋耗士
風未復今若再興大役必有失律違命散而
為盜賊者外虞方作內患又起臣恐朝廷之

憂不在夏國此兵之不可不息二也綿地千里屯兵數十萬必藉沈謀重望之臣爲之統御忠義英勇之將出當戰鬪幹事宣力之臣促辦錢糧歷數見在之臣復推近事之驗恐未足以充此任者又器械皆捐棄之餘帑庾有乏絕之憂此兵之不可不息三也先帝以秉常受朝廷爵命而圖安擅行因廢故發兵問罪今梁氏已死秉常復位所爲恭順有蕃臣之禮若復其故地則神宗問罪之名

不爲虛語 嗣皇賜地之意實成先志此地之不可不棄一也 朝廷自得熙河之地歲費緡錢五六百萬以上所得愈多所費愈廣拓地之無利亦已明矣此地之不可不棄二也議者或以爲蘭州趨夏人巢穴至近最爲形勝自餘亦有要害可以增置城壁弃之非便 陛下欲再興師旅收復靈夏之地則存之可也若無此意勞人費財以奉空虛之地則是又添一熙河也 陛下以清淨爲心仁

惠爲政切恐此事不當更興於今日此地之不可不奔三也遼莫二國世有婚姻且有脣齒之勢萬一遼國移書援先帝興師之意以梁氏死秉常復位爲其請所失之地則先得我之義理而奪我之機會矣此時朝廷欲與地則是聽遼國之命而恩歸於彼若不與則是彰先帝之過虧大國之信而邊患復興矣此地之不可不奔四也中國之所以爲可貴者爲有禮義恩信也夷狄之可賤者以

其貪狼暴虐也今操可貴以臨所賤則中國尊與其所欲以成吾所不欲則夷狄服此地之不可不棄五也臣聞古公亶父居豳爲夷狄所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不忍乃去豳而居于岐山之下邠人舉國扶攜老弱從公于岐山之下旁國聞古公行仁亦多歸之古公周之先也其後世因其仁愛得民至於文武遂有天下今乃奪人之地又欲殺人之父兄而守之與古公異矣陛下試計

修德行仁之效與用兵拓地之利孰爲多少
誠能於此時特降明詔盡以向者所得之地
賜還夏國則其君長荷陛下之恩意人民
感朝廷之惠澤至於鄰敵聞中國之行仁政
吾民與兵知人主之惜民命其懽忻之聲戴
荷之心將有甚焉伏惟陛下鑒古公之修
德亮愚臣之忠計發自誠心斷而行之臣料
不獨夷狄感悅上天鑒德助順亦且福祐無
疆矣書曰惟德動天又曰至誠感神矧茲有

苗此皆前代帝王行之已有成效願陛下

勿疑若夫計已往之費恡難保之地耗金帛

動兵甲以爭不可知之勝負而且後患皆

世俗之常談豈足爲陛下道哉

乞因夏人納款還其地蘇轍

元祐元年六月日上

臣竊見先帝因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
河路增置蘭州於鄜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
五寨議者講求利害久而不決其一曰蘭州
五寨所在嶮遠饋運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

中國其人得以養勇窺伺間隙要之以遠不
得不弃危而後棄不如方今無事而與之猶
足以示國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朝
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爲金湯之
固蘭州下臨黃河當西戎咽喉之地土多沃
衍略置堡障可以招募弓箭手爲耕戰之備
自開拓以來平治經路皆通行大兵若舉而
弃之熙河必有畫閉之警所謂借寇兵資盜
糧其勢必爲後患此二議者臣聞之久矣然

以夏戎倍畔雖屢有信使而未修臣職未請
侵地則棄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聞遣使
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復至講和請地必在
茲舉雖廟堂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憂國不
能嘿已輒嘗覈實其事以爲前件棄守之議
皆非妄言然而朝廷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
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筭之多寡誠使三者
得失皆見於前則兵守之議可以一言而決
也何謂時之可否方今 皇帝 陛下富於

春秋諒闇不言恭默思道 太皇太后陛下
覽政簾幃之中舉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
時安靜則有餘動則不足利在綏綏撫不利
征伐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至於爭甲兵一
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况陝西河
東兩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匱瘡痍未復
一聞兵事無不狼顧若使外患不解內變必
相因而起此所謂時可棄而不可守一也何
謂理之曲直 戎近歲於朝廷本無大罪雖

梁氏廢放其子而夷狄外臣本不須治以中
國之法先朝必欲弔伐但討其罪人存立孤
弱則雖犬羊之羣猶將伏以聽命令今乃割其
土地作為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之人猶
知其為利而不知其為義也曲直之辨不言
可見蓋古之論兵者以直為壯以曲為老昔
仁祖之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邊臣失律敗
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糧奔命唯恐在後
雖捐骨中野不以為怨兵民競勸邊守卒固

而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
元昊而用兵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頃自
出師西討雖一勝一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
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人憤怨天下咨嗟
土崩之憂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 朝廷非
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
不直之謗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
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
守二也何謂筭之多寡棄守之議 朝廷若

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不幸然今所論於
守則言其幸於棄則言其不幸以較利害之
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方其
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虜並出爲寇屯戍
日益飛輓不繼賊兵乘勝師喪國蹙蘭州不
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弃蘭州專
守熙河倉庾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懷惠不復
作過此弃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
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蘭州增築堡

塞招置士兵且耕且戰西戎懷怨未能忘爭
時出虜略勝負相半耕者不安餽運難繼耗
蠹中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奔蘭
州專守熙河西戎據蘭州之堅城道熙河之
夷路我師不利復以秦鳳爲境修葺廢壘後
置烽堠人力旣勞費亦不小此奔之不幸者
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難一交仇怨不解屯兵
饋糧無有休日熙河因此物價翔貴見今守
而不戰歲費已三百餘萬貫矣戰若不止成

兵必倍糧草衣賜隨亦增廣民力不支則土
崩之禍或不可測也棄之雖不幸然所棄本
界外無用之地秦鳳之間兵民習熟近而易
守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蘭難易十
倍有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平日無異
也夫以守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况
守未必幸而奔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
之量赦其罪惡歸其侵疆復其歲賜通其和
市雖豺狼野心能不愧恥縱使酋豪內懷不

順而國恩深厚無以激怒其民臣料一二年
間其勢必未能舉動萬一不然而使中國之
士知朝廷奔已得之地含垢爲民西戎背恩
彼曲我直人懷此心勇氣自倍以攻則取以
守則固天地且猶順之而况於人乎故臣願
朝廷決計弃此然後謹擇名將以守熙河厚
養屬國多置弓箭手於熙蘭往還要路爲一
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其入寇之道於
秦鳳以來多置蕃休之兵以爲熙河緩急救

應之備明勅將佐繕脩守備常若寇至先爲
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可以無後患也臣
自聞西使復來謹采衆議以三事參較利害
反覆詳究理無可疑是以輒獻狂言惟
陛下裁擇幸甚

貼黃臣切見 二聖臨御除去煩苛天
下之人想見太平之風今西戎已有向
化之漸若 朝廷靳惜蘭州等處堅守
不與激令背叛使邊兵不解百費復興

則自前苛政皆將復用太平之期不可
復望深可痛惜伏乞 陛下與二三大
臣詳議其事以天下安危爲念勿爭尺
寸之利以失大計則社稷之幸也臣切
聞議者或謂若弃蘭州則熙河必不可
守熙河不守則西蕃之馬無由復至而
夏戎必爲蜀道之梗臣謂此皆劫持朝
廷欲必守蘭州之說而非國之至計也
臣聞熙河屬國強族甚多朝廷養之極

厚必不願爲西戎所有若帥臣能以恩
信結之統之以戍兵貼之以弓箭手又
於熙蘭要路控以堅城臣恐西戎未易
窺伺而西蕃之馬何處不至乎至於蜀
道之虞自非秦鳳階成等處蕩然無城
池兵馬之備則西戎豈敢輕爲此計臣
謂此說亦空言而已臣又聞說者謂韓
縝昔與北朝商量東地界舉七百里
之地以畀之近者臺諫以此劾縝由此

罷相今朝廷議欲以蘭州等處復與西
戎無敢主其議者臣謂蘭州等處與河
東地界不可同日而語河東地界國之
要地祖宗相傳誰敢失墜舉而與之非
臣子之義至於蘭州等處本西戎舊地
得之有費無益先帝討其罪而取之
陛下赦其罪而歸之理無不可不得以
河東地界爲比也

元祐元年六月
上時爲右司諫

乞弃蘭州

孫覺

臣頃在諫職嘗議蘭州可弃兩次奏聞未蒙
賜可切聞西人在館以蘭州爲請而朝廷大
臣議論不一或以爲可棄或以爲不可臣切
思之二者皆有所見非苟而已也以爲不可
者以戎人難保弃信忘義今日得地明日侵
邊未可知也與其割要地以利之而不能已
其侵冒孰與守其要害而坐制其弊哉以爲
可者則以爲蘭州之地乃彼所素有吾雖得
之增兵益戍未嘗有毫髮之益而歲糜一百

七十餘萬羌人又嘗大舉圍閉久之乃罷終
爲中國之患而生西人之隙恐西人今請不
已用兵未有已時二有所見雖不同然皆爲
中國計慮憂深思遠有志之士也以臣觀之
今者朝廷之於西羌幸可乘其無事保養三
數年間亦可以休息邊人困苦之弊萬一西
羌不如所請跳踉桀驁如元豐時則臣知廟
堂之上憂未艾也臣以爲棄之便凡臣所謂
棄之者非謂直棄以與之而已蓋欲於未與

之時先與之要約西界寨柵往時所謂要害
羌人取之而去者有幾今西人先以還我約
束既定乃議與之如此則吾所得者亦不少
矣伏望 聖慈因其來請特與之勿牽於異
議拘於常守而失此機會也漢宣帝明主也
趙充國良將也以宣帝之明充國之老練其
論走事往返至於五六年從其策而事乃集
廣諒博議古之人不免要在明主擇而行之

元祐元年上
時爲給事中

論西人請地

王巖叟

臣累月前嘗上疏論天下之大害曰莫如熙
河蘭會之坐弊中國願陛下早圖之今關
西人入朝以請地爲事陛下念生靈安樂
遠久之計深以此事屬謀國大臣而聞大臣
議論參差無一定之策切度聖心惑之未有
以處臣以謂聽言之道必以事觀之則一言
可決國家未開拓以前唯以信義爲重夷狄
之心不敢輕侮故邊患少故民力紓

民力紓故人心安人心安故兵威彊兵威彊
所以能坐制夷狄而不坐弊中國開拓以來
以有限之財供無窮之費以無窮之費貪無
用之地國力已困而不可支人心已危而不
可保兵威已沮而不可恃於此時當脩復信
義爲天下休息計豈可因執更增後日之患
也昔漢弘洪羊輩請田輪臺之田以威西國
武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請欲
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

又請遠田輪臺是擾勞天下非所以愛民也
今朕不忍聞乃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
明休息富養也今議者欲請留蘭臯而田之
何以異此惟陛下鑒武帝之所以悔於終
者早悔之幸甚至宣帝時魏相請罷車師之
田元帝時賈捐之請棄朱崖郡唐相狄仁傑
亦請棄四鎮立斛瑟羅爲可汗又請奔安東
却立高氏李德裕亦請勿保安西是數人皆
一時之賢豈不爲國家惜威靈重棄其地哉

蓋不欲貪外耗內疲竭生靈徇虛名受實弊
遺國家之患也今窮荒之地於國家之勢不
以得爲強不以失爲弱識者皆曰去大患以
自全乃所以彊耳夫得地不如養民防人不
如守已今因其有請而與之足以示懷柔之
恩結和平之信又失此時後日兵連禍結中
國厭苦而爲腹心之患陛下雖欲舉而奔
之將不能矣臣度議者不過曰十餘年間竭
天下之力而得之寧忍一旦棄之乎此不知

經遠者之論也夫已耗之民財已傷之民命
既非悔可追矣而後日之患猶不處之于今
則富何時而已耶又不過曰恐啓無厭之求
益生邊患不如勿與此不知自處者之慮也
夫彼求者無名則我報者有辭無名之求勢
當自屈且彼雖夷狄既已與之寧不知恩尚
何無厭之請耶若有恩以結之猶恐其來則
無恩以與之將如何哉臣聞開邊之初其費
不可以數言罷兵之後歲歲常費猶不減數

百萬一有騷動其將奈何陛下須念此皆
出於中原生靈膏血夫中原者陛下據之
以制四夷者也而以生靈膏血塗窮荒不毛
之地欲爲垂世長久之計豈不誤哉此事萬
萬無可疑惟陛下留神早賜睿斷天下
幸甚

元祐元年七月
上時爲左司諫

乞不妄動以觀成敗之變

范純粹

准樞密院劄子諸路探報自秉常身死
梁氏族人侵擅國事遂致諸部酋豪往往

不伏變亂交攻日相屠害雖不住據逐處
奏報終未見的確事情緣自來賊中事宜
多是歸順人口通說事必真實慮兩界近
上酋首因此變亂離析各懷去就或欲據
元有州城自守遙託朝廷應援或欲率其
部族直謀歸漢願爲近塞藩籬若從而開
納即慮展轉生事難保成功若一切拒之
又慮反爲它國所有爲國患轉甚未審於
當今邊情合如何處置致不失事機右三

同奉

聖旨令河東鄜延環慶涇原秦鳳

熙河蘭會路帥臣密切指揮沿邊官吏若
有投來西人如審驗得委知次第即仰相
度可否收留仍更切厚與賞物募人遠探
所有西界首領若謀歸嚮中國仰詳前項
所問各以目今邊情向去利害縷細詳究
措置條畫實封入急遞聞奏親自收掌不
得下司今劄付臣准此

右臣除已依朝命施行外伏詳詔旨所問蓋

邊防機事而繫中外安危之本者如臣之愚
顧何足以語此然臣蚤膺任使久在邊陲採
撫審料粗若有得伏見陝西諸路邊防自元
豐用兵之後未即解嚴迺者秉常失職諸酋
並奮相與吞噬未有寧日方其自顧之不暇
尚能爲中國患耶在 朝廷正宜安不妥動
用觀成敗之變今詔旨以謂近上酋首或欲
據元有州城自守遙託朝廷應援夫夷狄蟻
聚鳥散盛衰無常先王列於荒服之外奔而

不擾糜而辨御戎之策無以過此今被酋豪
於變亂艱危之時欲以內附爲名以請朝廷
爲應援苟可而許之臣不知一日急難有請
則朝廷將直應而援之乎應援之舉名正而
理勝乎漢兵之衆樂援而悅行乎不爲之援
則害大信乎凡此數者皆不可不慮也
聖朝方以安靜治天下息兵止殺重農務本
太平之迹始於今日尚何此策之議哉又詔
旨以謂或欲率其部族直謀歸漢願爲藩籬

昔漢武帝時降胡數萬仰給縣官天子出御
府禁藏以贍之後日之害大不可救是知夷
狄爲歟附之名則中國受勞弊之實也今公
邊諸路自元豐以來所納降羌無慮二萬口
而老稚無用者十有七八增耗邊廩爲害已
大其心之向背未可知故平日間有引而去
者則警急之際安知其非謀也然則降羌之
無益中國亦已明矣况彼之存亡興衰有未
可知者異時彼事既定復有君長必曰前日

某部某族某人之亡歸中國者我國叛人也
柰何受之我今請之則朝廷將若爲處乎豈
不理屈而勢沮乎此又不可不慮也或謂彼
旣附我柰何不受何辭以却之臣以謂不然
彼之部酋若有以梁氏之禍來告者若請兵
于朝廷者若據地而願附者若挺身以降者
朝廷當使邊臣諭之曰若主不幸爾乃臣子
當盡死節之義善爲若主討賊而已尚何來
告耶何但欲脫身而內附耶我之邊兵方備

它盜而不爲爾捕寇也夫如是則中國豈不
甚尊而名體豈不甚正乎如此則彼於異時
必曰我變亂患禍之中朝廷不乘我之不幸
而存我有德接我有道尚得志而負之乎夫
如是則朝廷之義豈不甚勝而彼之德我豈
不甚重歟又詔旨以謂若一切拒之慮爲它
國所有臣觀戎狄之性以種族爲貴賤故部
酋之死其後世之繼襲者雖雛稚之子亦足
以服老長之衆何哉風俗然也唯乘常父子

有國綿久國人歸心焉今諸路謀者之言雖
曰乘常之死不明梁氏之族侵擅國事此特
目今之勢然耳若謂遂能滅李氏之宗而有
其國則臣未之信也蓋一國之衆豈無豪傑
推李氏族子以繼後者乎豈遂甘心爲梁氏
屬乎臣以謂借使李氏遂有絕滅之禍尚當
爭奪反覆屠戮相仍曠日持久然後定也夫
困獸猶鬪者冀其或生也彼有力者方互爲
爭奪各將以衆自守乘隙而奮觀釁而動大

必并小疆必吞弱縱未敢統一諸部豈不據一隅以自全固願束手爲它國虜乎臣知國未能遠有者斷可識也借有亡命避患而它附者不過逋逃之餘種耳顧何足道哉夫夷狄相吞并者中國之利也若天祐聖世遂使此羌卒至離析凡力等而勢均者各據土地自爲一部則於時庶幾有思附大國者矣雖然大河之南橫山之地必附于中國大河之比賀蘭之封必附于契丹酒泉武威之地

必牽于西域蓋勢力遠邇之具也昔呼韓裂爲五單于匈奴分南北庭自是漢之邊候遂無匹馬之蹤我之所利正願如此故臣所謂在朝廷今日唯安不妄動用觀成敗之變者蓋謂此也夫中國者禮義之所由出也臣願朝廷靜占往處鑒以禮義參稽古昔無蹈後患深敕諸邊將吏使積粟養士勵兵戎嚴從容無爲坐觀其變應夏國酋領及部族生口有欲歸漢者並依前降詔旨一切約回決無

收受以全中國尊大之體以破夷狄反覆之
謀如此則詔旨所謂目今邊情向去利害者
臣愚妄意切以爲盡之矣若夫一得一失小
利小權私已喜功爲國生事者非臣所知也
伏惟 聖慈特賜省察元祐元年十月上時
以直龍圖閣判慶州
論前後致寇之由及當今待敵之要

蘇軾

臣切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
中外同慶臣愚無知切謂安危之機正在今

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
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爲災亦不足怪故
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
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

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
幾於亡橫山之地公河七八百里不敢耕者
至二百餘里歲賜旣罷和市亦絕虜中匹帛
至五十餘千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
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歛塞當時執政大臣

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
予貨易無慮得絹五萬餘匹歸鸞之其民匹
五六千其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
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
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窺
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
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
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
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捨在

我俟其詞意屈服納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
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
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未
阿里骨董擅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殺其
君之二妻董擅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
稱嗣子僞書鬼章温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
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
當立不當立若朝廷從其請遂授節鉞阿里
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擅乎若此等無

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諸部
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自彼作爵命未下
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
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
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因
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
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
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
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

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
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
爲方來之鑑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諒祚
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
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
圖其能以喘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
其姦謀蓋非元昊諒祚之比矣意謂二聖
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邇必無用
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

好請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
不過此耳今者切聞朝廷詔諸路勅勵戰守
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今之急務而詔書
之中亦許夏人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易納
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
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既聞鬼
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恭狠相半之
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
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

雖媮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
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款塞
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敕邊臣以夏人
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
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
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
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
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
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耶但使吾兵練

士飽斥埃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
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
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
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
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
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
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
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
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

聖意初無小異然臣之愚計切度朝廷之間
似欲以畏事爲無事臣切以爲過矣夫爲國
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
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
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
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至阿里骨之請人人知
其不當與而朝廷與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
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
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愈

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
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
待罪之至

元祐二年九月上
時爲翰林學士

論禦戎之要

范育

臣切以禦戎之要防患在於無形制勝在於
未然患至而後圖安未有不危者也兵交而
後求勝未有不敗者也臣觀本路有無形之
患其端已具其憂甚大臣蒙朝廷假以方面
之寄容身自謀依違不言使患至形成上貽

朝廷憂下爲一方害則臣上負明主不忠之
罪大矣故臣敢極陳其說臣伏見近朝廷詔
本路與夏人分畫疆界依綏德例非所賜城
寨外以二十里爲界通遠軍定西通西榆木
等城寨朝廷指揮授邊相照取直西人執以
逐寨外取二十里蘭州質孤勝如堡前日朝
廷令常作守據之計本路按視合取二堡外
立界西人指爲非舊堡寨要自龕谷寨打量
此二事若朝廷從夏人之請則於本路邊面

形勢有無窮之大害若不從夏人必起兵爭
占有害今日和議而西兵未有可息之期臣
請陳其故蓋定西北與夏人接境通西榆木
等處則賊境在東若皆取二十里則今日所
弃邊面多者已三二十里所徙弓箭手已數
百千戶失膏腴之地數千畝又定西孤絕賊
兵可從中斷其歸路其勢決不可守則通遠
之邊面所蹙不啻數十里而賊兵每出可至
通遠通遠受敵則熙河一路有扼吭不通之

患矣蘭州向藉質孤勝如川地五十餘頃皆
膏腴上田有水泉可以灌溉其收畝數斛無
慮置弓箭手三千人昔之堡障未立不敢就
耕而以名目占坐不去者已千有餘人若從
隴谷二十里爲界則二堡之地皆不可耕蘭
州捨此北距河南介山東西境壤無餘其耕
種之地旣不足以自食其州粟日益貴費日
益廣又况賊兵一出則立至州之西野增兵
備無時而已豈不危哉此所謂從夏人之請

於本路邊面有無窮之大患者也臣訪聞定西一帶川原廣闊昔花麻所居西市夏人置倉以積穀質孤勝如川僞號御柱自歸本路其土人皆走天都山及會州之境地瘠人貧未嘗一日不回思其地又聞夏人常使北方之人自謀爭奪之計昨正月中西界所差分畫首領與邊臣議論不合而去今其再至探得集兵數萬屯於境上時出遊騎道不遜之語度其意蓋將必爭而後已雖至於用兵廢

絕和事皆且不顧此所謂不從其請將見兵爭而不解未有可息之期也以臣計之不與則用兵雖速而患小蓋吾邊有易守之形也與之則用兵雖緩而患大蓋吾邊有難安之勢也然此二者不可不慮也臣請終言之切聞青唐阿里骨昔以篡得國朝廷既行封爵常與夏賊伺謀寇邊賴朝廷威斷邊將出兵生擒鬼章斷河橋以挫其鋒遂寢姦謀納質效順息數歲之邊患今聞阿里骨常疑其

下有怨讎之謀日圖誅殺易置首領且與夏
賊結約甚懽遣人往夏國詰其與漢和激其
用兵之意蓋夷狄氣類既同其嗜欲既一犬
羊之黨勢必相爲而又阿里骨篡於前梁乙
逋篡於後昔也相視而成其謀今也同心而
濟其惡理必然也臣恐二賊締交夏賊出兵
通遠金城之郊本路嚴兵以禦之里賊又出
兵河岷之郊則本路分兵而力不給朝廷方
且益發兵增備不知幾何而止也商者不得

安於途耕者不得安於野則所仰之粟不知
幾何而足五州之境邊面二十餘里二賊據
吾腹背歲歲不可弛備一日不可減兵備其
東則西出備其南則北出左提右挈四面受
敵朝暮相救之不暇一有交兵則五州之勢
岌岌乎皆有動搖之憂又况萬有一至於敗
撓而不可支可不慮哉此臣所謂無形之大
患可爲朝廷之憂者也以臣愚計欲防此未
形之患必制勝未然之術臣願朝廷垂聽無

忽臣昨累經畫青唐邈川利害朝廷未賜俞
允近阿里骨再召温溪心愈懷疑懼邈川人
情亦不安又殺圭洛族四人錮其囚首及勾
隴逋喬家族首領徒杓六心族其人戶不從
遂拘執首首致有五百餘戶走入河州界約
欄未去自朝廷除結唃捉鎮州刺史勾在青
唐拘留不還又勾界邊厮波結亦留青唐其
國人携二酋長憂懼愈甚於前又近探得阿
里骨病甚或云死匿哀不發欲踵前日篡董

羶之迹此逆酋之暴虐與人情之怨叛較
然可見矣臣觀夏賊之邈川地近而形勢便
青唐情通而利害同彼兩地之動息夏人知
之固熟徒以乙逋始篡及疆議未決故遲遲
計未發尔使其志得謀行移兵以舉邈川併
青唐若振槁木之易其爲西邊大患臣前日
已嘗具奏于朝矣就其未能二賊方且合謀
爲患如臣所陳其勢必矣臣又聞古人善爲
謀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本路欲與

夏人交議地界當賊兵之鋒而爭口舌之勝
臣未見其可也不若緩其所當爭而出其所
未發先爲之計發夏賊之謀而絕其交乘青
唐之變而定其國用臣前策納趙醇忠繼董
氈後醇忠既立忠順戴漢因撫諸酋悉皆內
向則二賊之交絕矣董氈繼世人心皆服虐
亂既除國內舉安則青唐之變定矣夏賊失
青唐之援則有背腹之憂本路得邈川歸順
則有形勢之利彼之所恃者復在我善之所

患者復在彼如此則區區之夏賊將假息於
巢穴而不敢窺吾邊鄙通遠金城之疆錫之
則爲朝廷之德不與則亦不敢爭吾兵不用
而可以制夏賊之猖獗平西賊之禍亂威行
萬里義服四夷雖唐虞三代之禦戎不是過
矣將見本路州民有卧鼓息鋒之安趣耕稼
而成樂俗矣復何邊患之憂哉此所謂制勝
於未然之術也臣伏思朝廷大計務欲安邊
息民不用兵革臣爲此謀其始唯護趙醇忠

校完

假兵力因其人心助其聲勢過此以往更不
煩兵其津遣趙醇忠鎮撫部族合措置事件
如蒙朝廷賜可乞別具條析聞奏次臣雖述
此利害或恐更有未盡事理朝廷若行詰問
却致往復已依近降朝旨選差本司幹當公
事和朴乘遞馬赴闕詣三省樞密院稟議去
訖伏乞 朝廷檢會臣累狀及今奏事理早
賜處置指揮元祐五年正月
上時知熙州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三百二十九 終

完

何與力因其人必助其聲勢此以往後
煩兵其津遣趙醇忠鎮撫部族合指實事
如蒙朝廷賜可乞別具條祈聞奏次臣雖
此利害或恐更有未盡事理朝廷若行
却致往復已依近降朝旨選差本司幹
事朴朴乘馬赴闕詣三省樞密院稟議
詭伏乞 朝廷檢會臣累狀及今奏事理
賜處置指揮元祐五年正月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二十九

